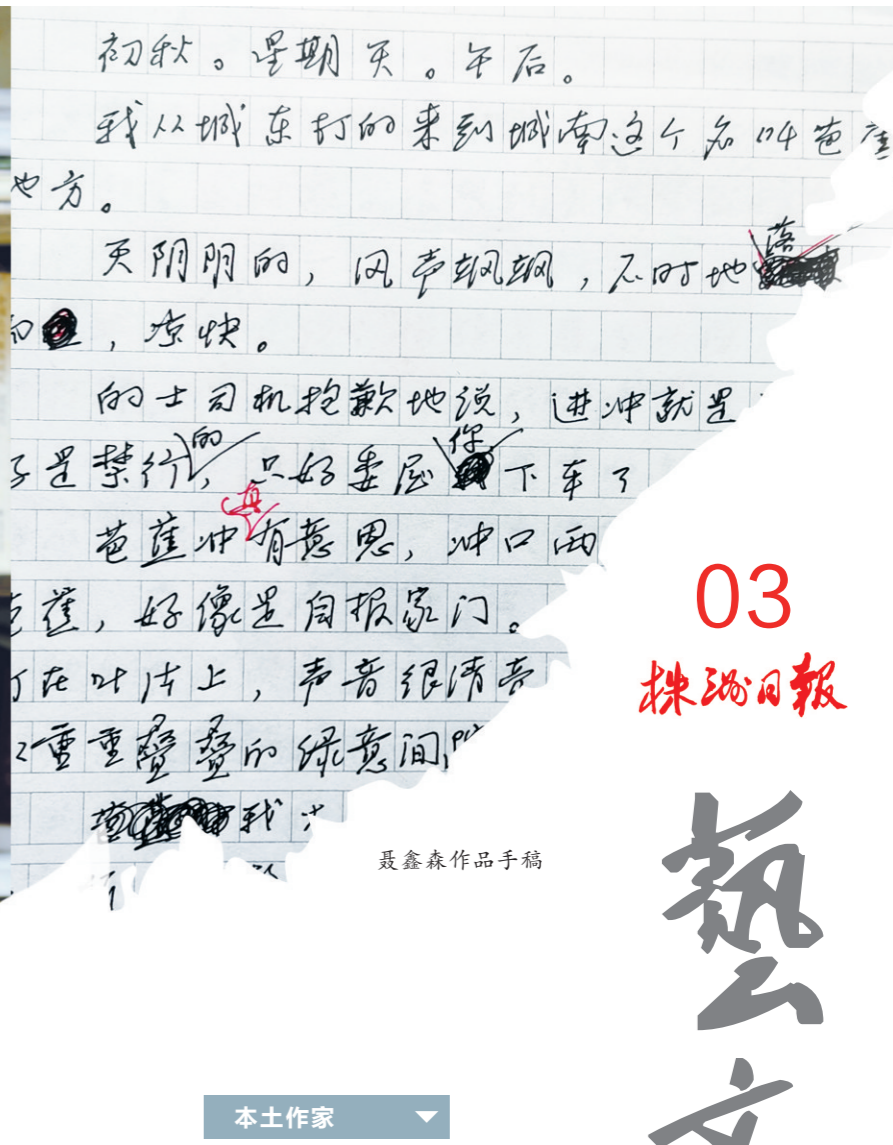




聂鑫森部分作品封面照片



聂鑫森近照



03  
株洲日报

# 藝文

聂鑫森作品手稿

本土作家



2024年1月2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马晴春

## 北宋群星闪耀时

晏建怀

无论成王败寇,历史人物总是很难一语盖棺,对于身前后名褒贬不一的赵匡胤更是如此。赵匡胤取天下于恩公英年早逝之后,以武将坐大而兵变陈桥驿,斥之为卑鄙小人、无耻之徒者动心(《种犛(诗品序)》);其文圆融恬淡,笔迹扶疏磊落,砥柱起懦,乃当下有风骨和操守的学人,诚可佩仰。”写作之外,聂老师还精于大写意花鸟画创作,曾在多家报纸、杂志发表国画作品,并多次应邀为期刊作品和出版社图书插图。

创作是聂老师生活中一棵茂密的大树,年复一年,妙笔生花,继而结果。阅读也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他喜欢《古文观止》、唐诗、宋词、明清小品。仅用几段话无法全面概括聂老师创作过的这么多作品,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也各不相同,有深度厚度广度,三言两语无法说清。作品是一个作家在这个世上活着的证据,也是他精神层面的最好体现,对一个作家最大的尊重就是去阅读他的作品,去感受那些精神财富带给人的心灵震撼。

聂老师说,退休后再不熬夜写作了,创作都是在白天,而且是在有创作灵感后慢慢写,没有写作欲望时,就读读书,写写字,或者画画,写旧体诗自娱。聂老师最近在写短篇小说和小说,也应为一家出版社编好了一本小小说自选集并已交稿。期待聂老师的作品问世。

另一方面,后人还有一种误解,认为陈寅恪所谓“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乃赵匡胤之巨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抛开那些道听途说的历史迷雾,你会发现赵光义倒还真有点文艺范儿,他爱好书法、擅长诗词、精通音律,喜欢下棋,且都堪称专业水准,北宋朱长文《琴史》评价他:“天纵多能,博综群艺,书冠神品,棋登逸格,至于今古音律,罔不研精。”可见通博而又内行。文艺发展上,赵光义不遗余力,在位期间,他专门组织一批博学鸿儒编撰了古书集《太平御览》、诗文集《文苑英华》、小说集《太平广记》等三部大书,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宋四家”,他手里编了三部(第四部为宋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他在位时间长,除了北方强敌辽国所占领土,西边夏国偶有骚扰之外,其他力所能及的统一问题都在他任内基本解决。经历战争,人们渴望休养,他总结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战乱经年的教训,顺势应地制定推行了“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发展生产、广征图书、扩大科举、重用文人,后面北宋七位继位者,都是他的亲子亲孙、孝子贤孙,他们继

株洲作家

聂鑫森,生于1948年,工作创作于湖南株洲,是一位具有国内外影响和声誉的著名作家,中学时代即在报刊发表作品,此后一直笔耕不辍。

几十年来,聂鑫森出版过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随笔集、文化专著等七十多部。二十余个中、短篇小说被译成英、法、日、俄、越南、智利等国文字译介到海外。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十一、十二届“百花奖”等无数大小奖项。2023年,聂鑫森获株洲市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对于一位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的作家来说,这是实至名归的荣誉。作家们无论怎么写、写什么,终究是天地间的人,见证着人世间的万事,聂老师就是在写世间人,记人间事,书众生相,这是一个作家对人生对创作最朴素、最坚定的信念,他是株洲文学队伍中的榜样和旗帜。

聂老师非常擅长讲故事,他关注生活,对文化也颇有研究。他常说:“我力图在塑造人物时,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转化为一种精神形态、精神境界,人物升华为一种文化的精魂。”文化是他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无论写人情世故还是世事变迁,都是在一种文化氛围中进行,记录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精神形态与境界,写人且写出人类的精神文化,对于写作者来说,几乎是一项使命,而聂老师一直在践行。当代作家、评论家杨晓敏说:“在聂鑫森小说的宇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家深厚的国学素养,在塑造人物时所倾注的人类尊严、达观自信以及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

聂老师确实是将文学创作这件事情当成生命中很重要又最平常的事情,他平易近人,思想宽厚,行文文风也如做人那般朴实厚重,他有一段写小说的心得,真诚而深刻,将对“奇”与“闲”的思考融入平凡可感的生活,表达了对人生与人类细微的观察与体悟,可作为写作与生活的一种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说:“我年过古稀,阅人阅世亦多,便知常人亦有不遵常规的举止言谈,像深水潜流一样沉静,有老僧谈禅一样的心境。

在聂鑫森小小小说的宇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家深厚的国学素养,在塑造人物时所倾注的人类尊严、达观自信以及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写贺先生身处逆境的淡然若若,发现人才倾囊相授的喜悦,危急关头的从容镇定,像深水潜流一样沉静,有老僧谈禅一样的心境。

——杨晓敏《让人物注入文化的精魂》

聂鑫森是一位才子型的作家,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除却中、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随笔,仅短篇小说就写了六百多篇,成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南大王,不少篇被译到国外,因为用中国传统的艺术技法描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而深受外国读者的喜欢。他的小说题材丰富,立意新巧,小说中的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其中有较高修养的知识分子和有一技之长的民间艺人占了很大部分。这些人物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偶尔在知己相逢时一展才情。在描写

心理需求,这就是‘奇’,认真审视和采掘,是可以进入小说的。回顾几十年的小说创作,其素材基本来源于我的出生地古城湘潭和我长期工作与生活的株洲。月久年深,我与两城长街短巷、工厂车间的亲朋、故旧、工友,交往甚多。尤其是进入老境后,力衰气短,已无法进入宏大叙事的生活体察,朝夕亲见亲闻亲历的是烟火人间,是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百姓人家’和‘百姓影像’,而小说的意旨却始终如一……汪曾祺曾提出理想的短篇小说,应该具有‘散文的美,散文的广度’,应该像风,像流水。他行文中的‘随时会流进片刻’,也就是关于‘闲话’的艺术。我在笔记小说中,一直在学着怎么说‘闲话’,好在先贤有许多成功的范本和经验在,只要愿意埋头钻研,总会有所收获。”

株洲评论家莫鹤群评价聂鑫森:“老友聂公鑫森先生性和易,读书富,涉学博,吐属雅,其诗词‘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使味之者无极,使闻之者动心’(《种犛(诗品序)》);其文圆融恬淡,笔迹扶疏磊落,砥柱起懦,乃当下有风骨和操守的学人,诚可佩仰。”写作之外,聂老师还精于大写意花鸟画创作,曾在多家报纸、杂志发表国画作品,并多次应邀为期刊作品和出版社图书插图。

创作是聂老师生活中一棵茂密的大树,年复一年,妙笔生花,继而结果。阅读也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他喜欢《古文观止》、唐诗、宋词、明清小品。仅用几段话无法全面概括聂老师创作过的这么多作品,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也各不相同,有深度厚度广度,三言两语无法说清。作品是一个作家在这个世上活着的证据,也是他精神层面的最好体现,对一个作家最大的尊重就是去阅读他的作品,去感受那些精神财富带给人的心灵震撼。

聂老师说,退休后再不熬夜写作了,创作都是在白天,而且是在有创作灵感后慢慢写,没有写作欲望时,就读读书,写写字,或者画画,写旧体诗自娱。聂老师最近在写短篇小说和小说,也应为一家出版社编好了一本小小说自选集并已交稿。期待聂老师的作品问世。

这些人物的时候,有着古典情结的聂鑫森总是喜欢营造一种淡淡的诗意,并根据他们的学识和习性,适当地引经据典,为小说增添一点儒雅的文化气氛,这与时下流行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很不一样。

——野莽《铁面背后的人性 and 诗意》

聂鑫森老师的《春风三柳》这部小说集,不书写宏大的社会场景,不描绘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它只着眼于世俗生活,聚焦于民众日常,写普通人,叙日常事,绘众生相。纵观27个短篇,所写人物有学者、名士、名医、民间艺术家、企业家,但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工农学商、贩夫走卒,甚至有的作品里的主人公,连具体的职业身份姓名都没有,他们只是路人甲或路人乙。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可是最浩荡的大河,也是由一朵朵浪花组成,这些最寻常最平凡的人物,才是生活的主角。

——雷燕梅《烟火与诗意的共栖 古典与现代交融》

# 聂鑫森：写世间人，记人间事，书众生相

章大海

歌评

## 你好,陈奕迅

曾建国

《十年》是我在职读研时知道并学会的一首歌,在同学聚会上获得过响亮的掌声,温暖的旋律讲述了历经感情后的释然。除此以外,我对歌手陈奕迅的了解并不多,他实际线有点高,五官线条柔和,整体形象与老天爷赏饭的偶像派歌手有着不小的距离,却拿过比别人更多的奖项。我素来喜欢唱歌,青春的时候经常仰着脖子拉着嗓子,在罗大佑、张学友、刘德华的年代里故作忧伤,积攒着同龄生人的羡慕。工作后进入城市,物质条件好了,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子,忙着工作,渐渐与音乐有了疏离。

妻子在长沙城区的中学里教语文,对小孩的教育有自己的想法。儿子念初中的那天,她郑重其事地交代:“孩子一天天长大,已经越来越有主见了,你不在身边,很少陪在身边,从现在开始要多想办法交流,父亲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我听从她的建议开始给儿子写信,用书面形式记录对生活细节的思考,寄往学校或离家前悄悄放在书桌上,想象着他读信时的样子,自我安慰。

孩子的中学时代,生活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从初中起就把紧绷得像对付高考一样,尽管成绩早早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但他还是很排斥和我交流学业的问题。幸亏他也喜欢唱歌,八九岁开始,就跟着我车里的上世纪流行金曲一边学一边追问当年出圈的情况,摇头晃脑眉飞色舞。可能是这种长期的熏陶影响,他似乎从来不会追逐同龄小伙伴狂热喜爱的爱豆,例如TFBOYS,对于他们的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读不到内涵也听不进旋律。

株洲离家长沙近,周末大都能回家,接送孩子上下课便成了开心的事情,一开车门他就会嚷嚷,老爸,手机!快点,我要听歌!儿子看着的乐感有点特别,节奏出奇的准,一句句起承转合,都稳稳地踩在点上,这不是抢先就是慢拍的我羡慕不已。再后来,就更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掺和进不了,他不知何时已弃用了我的收藏,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迷上了陈奕迅的曲风。

从此,我们家仁被《K歌之王》《红玫瑰》《富士山下》《浮夸》《无条件》来来回回兜转耳,你如果抗议,那他就换《陀飞轮》《任我行》《与我常在》《一丝不挂》和《病态三部曲》,反正Eason(陈奕迅)的歌几百首,管够。也怪,一个毫无白话环境的湖南少年居然

起劲地喜欢起粤语歌,但对陈奕迅的《孤勇者》,他态度不咸不淡,说不代表Eason的风格。我的语言能力比文字要更差些,白话对我,无异于外文,而这种无障碍的父子交流已经不可或缺,打开的窗口怎么能被关闭?

文本与声音开始对接,激越或深沉,急促或舒展,反复或递进,优质的歌声中曲调和词像是互为依靠的注脚,陈奕迅的演绎的确有着不一样的魔力。难得他是在没有负面新闻的“K歌之王”,他的坦诚给人信赖,歌颂成长,省视内心,叹惜情感,多重主题下的情绪真实向上,直打胸臆或含蓄稳重,不云山雾罩拿捏作势。他的表达细腻生动,真假声气息转换,颗粒度满满。他的国语发音,比张学友更加清晰标准,白话则更加个性,同一首歌,常常有两首不同的歌词作酬唱互答,《十年》的粤语版是《明年今日》,《红玫瑰》《白玫瑰》携手致敬张爱玲,《富士山下》比《爱情转移》更加意味深长。打开B站看他的演唱会,更能从清激热烈的眼神里读到他对粉丝的尊重和舞台的热爱,更有《浮夸》中那裂帛般的呐喊,不歇斯底里,却让台下听众泪流满面,场面直接封神。你好,陈奕迅,不,你好,Eason,我已开始不自觉地跟着孩子这样称呼你,感谢你这样温暖有力,进入我们的生活。

音乐的力量直抵内心,还能缩短时空的距离。两城之间的往返,Eason的歌声开始陪伴我一路前行,洒向一个个连接理想与现实的必经路口。有一首《单车》尤其动人,是1974年出生的陈奕迅在他27岁那年的唱得: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为我而做

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  
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  
只有一记记得实在接触到  
骑着单车的我俩  
怀紧贴背的拥抱  
怕分离会想抱紧些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膀  
谁要下车  
……  
常情如此不可推却  
从这,我们家再冷酷  
想起这单车 还有幸福可借  
……  
歌声唱尽对父爱的不甘和眷恋,让人几欲心碎,Eason用自己的故事提醒像我这样缺点不少但正在努力的父亲:立行立信,学会爱放手爱。